

TIAO ZHAN MI TE LANG

挑 战密特朗

海外华人掠影

刘战英 著

广州出版社

曾号称“第二号殖民帝国”的法兰西共和国，高傲的属于日耳曼族的法兰克人，在一连三度的总统竞选中，将惶遽而惊异的目光凝聚在一个身材苗条、黄皮肤和秀目黑发的女华人身上，她的名字叫成之凡。一个柔弱的华夏女子，面对顽固的种族偏见和一个个不可一世的政坛巨擘，如前总统德斯坦，还有密特朗、希拉克等，敢于挺身而出，响亮地发出竞选总统的宣告，如平地雷鸣，在法兰西引起巨大的震动。她运用中国的道家学说“四两拨千斤”，一次又一次直捣“龙庭”，令强悍的对手刮目相看，并“登门就教”，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奥妙无穷。她虽然三次竞选总统未能如愿，但她却坦然曰：人生的意义不在结局而在过程，被证明了的的就是价值的诞生。

目 次

●第一辑

三次竞选法国总统的女华人	3
一位在白金汉宫站立着的老华人	17
多瑙河上有条龙	25
绿丹麦的多彩之光	33
布加勒斯特的“长城人”	46
他在东方“蒙特卡罗”搏击	50
一个华裔女人的感情世界	57
眷恋黄土地的海外华人	61
第一个飞上蓝天的中国女性	69
陆羽传人	75
小针刀威震华夏	86
“开荒牛”新传	91
他们并不潇洒	97

五载风雨路 心血铸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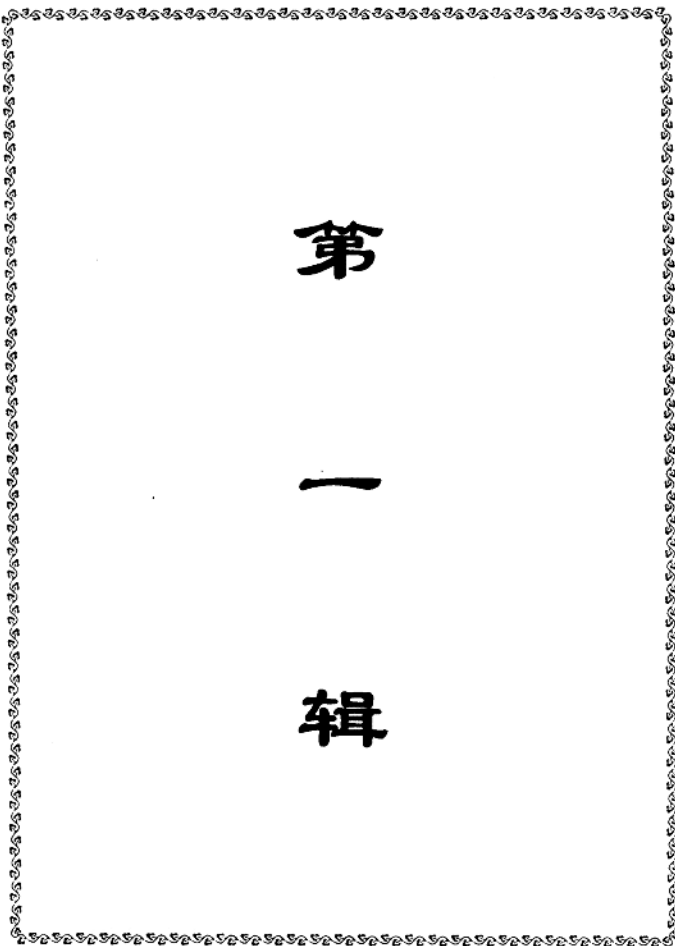
- 《海内与海外》刊庆五周年联谊会侧记 103

●第二辑

- 当代书画大师董寿平 109
- 高逸淡雅 中正平和
- 著名老艺术家梅阡之画作 114
- “书”山有路勤为径
- 访著名书法家张瑞龄 117
- 腹有诗书气自华
- 记侨眷著名书法家黄河 123
- 魂摄嵩岳 气吐大荒
- 访著名国画家郑玉昆 126
- 云情云魄自风流
- 与著名山水画家庞泰嵩一席谈 130
- 他的艺术生命正年轻
- 访从著名表演艺术家到画家的蓝天野 134
- 师法自然法更严
- 记著名花鸟画家王挥春 137
- 自然之美 美的自然
- 访著名花鸟画家郑克明 142
- 梅花香自苦寒来
- 著名青年书画家郑发祥印象 146
- 执著的求索者
- 著名国画家黄耿卓印象记 150

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与国画画家黄耿辛一席谈	154
学力深厚书大观	157
博采众长 海纳百川	
——中年画家刘仲文艺术之路	159
天道酬勤 功在苦心	
——工笔画家爱新觉罗·大钧印象	163
花有千种独喜梅	
——记归侨画家王春华	166
他死过，却活着	
——记“不息堂”主人常自强	169
甘愿寂寞 心境坦荡	
——记中年画家裴常青	174
画中有诗 注重神韵	
——山水画家张广俊的艺术追求	177
女画家赵玉凤的灵性挚爱	180
丹青妙笔写大千	
——观张清智画展	183
鱼欢水跃 浑然天成	
——与精于画鱼水的画家陈义水一席谈	187
身在旅途喜跋涉	
——记画家郑坚石	189
浓墨重彩写金鱼	
——记岭南派画家叶秀炯	192
师古不泥古 百家为一家	
——吕新尚和他的虎	195

沉雄厚重画太行	
——青年国画家张万峰印象	197
搏击长空 浩气非凡	
——读陈仁忠画鹰	200
瘦劲清逸 足称“新样”	
——记著名书法家弘涛	203
后记	206



第 一 辑

三次竞选法国总统的女华人

秋实 10 月，是北京的黄金季节。寥廓的苍穹，高远的天风，明媚的阳光，使人心旷神怡，分外惬意。几日前，欣闻三次竞选法国总统的法籍华人成之凡女士由沪抵京，下榻于东城“王大人”胡同的华侨饭店，经朋友引荐，便登门造访。一着面儿，两眼顿时盯住。这位久居法兰西四十余载并近乎步入“古稀”之年的女士完全不是我臆想中的形象。适中的身材罩着一件古朴的印着浅色白花的殷红的道袍样长衫，浓密的秀发上缠着条于黑色中夹杂金丝的一字道巾，白皙的脸上红唇黛眉化妆得浓淡相宜，年轻时一定十分妩媚的眉眼闪耀着聪睿、坚毅的气质，举止间表现出一种东方大家闺秀的风范，谈吐中一口流利的国语小溪似富有淙淙的韵味儿。活脱脱一位标准的东方女性。不，应该说是一位地道的“传统型”的中国女人。

于是，我们的交谈便在这种具有“同族”、“同根”所萌发的富有亲情的氤氲氛围中弥漫开来……

“第一个”的含义

巴黎。以其于十九世纪法国工人阶级在此建立过世界上第一

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以及具有声名遐迩的巴黎圣母院、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艾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等而著称于世，被世人所垂青。在距巴黎西南 50 公里处的蓝波叶市，傲然耸立着法国皇帝的行宫，以享有“总统的城市”的称誉在法兰西声名赫赫。然而，几乎一夜之间，蓝波叶市突然平添一座风格鲜活的建筑物。它占地 3000 多平方米，高三层，通体木质结构，内为八柱，外呈八角，形式简洁，且雍容大方，俨然一副中国古老塔状的彪彪风姿，力拔山岳，气冲霄汉。令自命不凡的法兰西人耳目一新，瞠目咋舌。这座气派的建筑，名曰“挽云楼”。它的女主人，便是集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美术家于一身的法籍华人成之凡女士。

这是 1981 年 10 月的一个梅雨天气。蒙蒙雨雾经细箩筛过似的轻轻飘洒着，给属于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的蓝波叶小城愈发增添了令人无可奈何的湿度。可是，在挽云楼内，却空气清爽，因为这里一年四季烧着暖气。

这当儿，身着近似中国道家服饰的成之凡，面带微笑地站在悬挂在大厅中间的多种多样的铜锣、鼓、铃等中国乐器和一些外国乐器面前，手持木槌，轻移莲步，挥舞道裙长袖，翩翩起舞，依序敲击不同乐器，兴致盎然地演奏着“道之乐”。少许，随着一曲优美悦耳的“道之乐”余音绕梁，成之凡以传统的中国礼节向来宾款款地弯腰致意，立刻爆发出一阵显示西方人豪放性格的热烈掌声。

“妙极了！用北京人的话说真是‘盖了帽儿’了！”狂欢般喊叫的这位近逾花甲的卡雅先生是个纯种的法兰西人，他处事老道，为人热情。他是成之凡家中的座上客，算得上是相濡以沫的朋友。

“过奖了，谢谢。”笑吟吟的成之凡以标准的法语对知音表示

由衷的感谢。

方才，成之凡演奏的“道之乐”，是根据中国《道德经》中“自然而然”、“穷乎无穷”、“大道轮化”的意蕴，通过她亲自选定的乐器，将中西音乐融合在一起，再辅以服装、舞蹈，而创立的一种皈依自然的独特音乐，显示着一种神奇的空灵和深邃的内涵，一般法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但这位与成之凡一家交往甚密的卡雅先生理解了，并且深谙其中之道。

于是，他不禁再次向成之凡发出了诚恳的劝告。他告诉成之凡，虽然她力图通过演奏“道之乐”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固然可佳，但这毕竟属于小打小闹。如果她敢于竞选法国总统，那么无论成功与否，对于弘扬中国文化都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竞选法国总统，并且是个华人，还是个女性，莫不是天方夜谭吧？一个硕大的问号悬挂在成之凡头顶。

怎么办？

成之凡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两道秀气的眉毛不易察觉地微锁着，表情极其严肃。因为，这个庄重的问号已经是第二次严峻地横亘在她面前了，需要她思考，需要她抉择，需要她立刻做出果断的回答。

那是7年前的一个场合。也是这位卡雅先生，突然提出要成之凡参加7年一次的法国总统竞选。当时正陶醉于作曲、绘画、服装设计和研究《道德经》以及中国古文学的成之凡立刻谢绝了。她知道自己如果参加总统竞选，是完全够资格的。根据法国宪法规定，凡加入法国国籍达10年者，都有权参加总统竞选。而她加入法国国籍，已经接近4个10年了。但是，她认为自己已经具有足以施展才华的艺术领地，而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然而，在这之后的7年间，她种种力图传播中国文化的志愿和抱负

又无不是因为与政治有关而不能得到圆满的实现。由此她深切感到，文化本身就涵盖哲学、科学、道德、文艺、风俗、习惯等内容，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要想成为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忠实的并且卓有成效的使者，必须进入政界。

然而，成之凡要涉足政界，却是将一步直接迈向政界的最高殿堂的总统宝座啊！这怎么能不令成之凡慎思呢？

有胆量么？

这不单单是胆量问题。

莫非因黄皮肤而自悲？

不，自悲在法兰西是不能长期立足的，况且还要出人头地。

那还徘徊什么呢？

不是徘徊，而是要将自己的心理调整到一种创作状态。

成之凡清醒地意识到，在法国历史上，休要说没有华人敢于提出竞选总统，就是包括法兰西种族以外的所有“外国人”都没有敢于斗胆竞选总统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作呢？

至于谈到创作，成之凡不知是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还是与幼年的不幸遭遇有关，创作构成了她人格力量的重要素质。

成之凡 1924 年生于北京。父亲成舍我是 70 年前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创办人，“五四”前后在北京又创办《世界日报》，一举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报。她的母亲杨璠，不仅才貌出众，而且是个十分刚强的女性，同时也是我国早年报业的宿将。按说，成之凡是名门闺秀，幼年的生活应该十分幸福。其实不然。由于“第三者”插足，在她八九岁时父亲便与母亲离异。从此，父亲与其“二太太”居住北京，她和妹妹与母亲到南京生活。成舍我每月只给成之凡和她妹妹 300 元（旧币），作为抚养和教育费。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成之凡跟随母亲四处颠沛流离，先去武汉，后到长沙，又途经广州，逃至香港。在香港因为生活拮据，经济上

人不敷出，只得来到上海。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成之凡随同母亲到上海后，由于母亲毅然将南京一座豪华的私人别墅出租给一个“显贵”，立刻便由囊中羞涩变成腰包殷实。童年的成之凡，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她刚到进入学堂的年龄，先是因患感冒发烧被医生使用没有消毒的针头注射导致住院开刀；痊愈不久又因与妹妹一起荡浪木被人撞断大腿；半年以后刚刚康复，不慎再一次将大腿重新折断。但是命运的多舛，并没有泯灭成之凡强烈求知的欲望。不是不能进入学堂正式念书么？她便每天跟随家庭教师学习数学、中文、历史、地理、英语和钢琴演奏。具有聪颖天赋和执著追求的成之凡不但在数学、中文等学科上博得了家庭教师的褒奖，而且在音乐上尤其显示出了其出类拔萃的才华。就在14岁那年，她终于进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起初她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可是生性不喜爱模仿而喜欢创作的成之凡，被一位名叫弗兰科的犹太作曲家破格收为惟一学习无调音乐作曲法入室弟子。成之凡在跟随教师学习无调音乐作曲中，不循规蹈矩，大胆地将弗兰科的传授改头换面，独创了一种中西音乐相结合的“五音暨无调音乐混合作曲法”。弗兰科对于成之凡的创造，不但没有加以训斥，反而像伯乐识别千里马一样发现她是一个作曲奇才。抗战胜利后，弗兰科受聘于美国音乐学院，提出要将成之凡带到美国去深造。出国护照由弗兰科负责办理，成之凡只是负担3000美元的保证金。根据成之凡的父亲成舍我当时的经济实力，这笔为数不多的保证金不过是九牛一毛。可是，成舍我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加以拒绝了，却以5500美元买了一部红色高级福特汽车。

父亲拒付保证金，难道就不能出国了么？成之凡不甘受制于人。她第二次来到香港，将自己的音乐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她

一面在香港广播电台“丽的呼声”节目中介绍西洋音乐和演奏，一面在香港圣乐院讲授对位作曲法，一时间成为香港音乐界大红大紫的人物。半年后，在一次由成之凡组织的音乐会上，她以浑然天成的演奏赢得了—个名叫 GERMAINE MOCNIERR 的法国钢琴家的赏识，从而孑然一身踏上了法兰西的国土。

而今，成之凡面对敢不敢在外族血统的法国人中第一个提出竞选法国总统，她将把自己置身于创作的激昂亢奋的状态中。

挽云楼内的气氛静极了。寂静的状态或许一根针落地都会振聋发聩。

等待。

短暂的等待。

所有在场的人的目光齐刷刷凝聚在成之凡那表情坦然的脸上。

“我同意参加竞选。”蓦地，成之凡微启朱唇，轻松地说了一句。

然而，这轻松的回答，却是如雷灌耳，石破天惊。因为由成之凡创造的世界第一个华人竞选法国总统的记录宣告诞生。

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在挽云楼内经久不息。

拥抱，热烈的拥抱，在挽云楼内如同沸腾的大潮。

“四两拨千斤”的意韵

“我敢于提出竞选总统，并不在于急于争得什么，重要的是为着说明什么。”

成之凡深知，要想竞选总统，除个人的才能和机遇外，不仅需要巨大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强大的党派做后盾。她所面对的

竞选对手，有前总统德斯坦，有咄咄逼人的密特朗，还有希拉克、马歇等 40 多个著名的政界人物，自己要想一举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徒劳的。从不可能到可能是一个过程。要完成这个过程，首先需要敢于跋涉，敢于超越，敢于攀登。而这种跋涉、超越和攀登，也可能是无休止的。但是，每前进一步，又决不是没有价值的重复。所以，竞选总统本身就意味着对这个过程的争取和把握，从而在过程的顶端爆发出胜利的辉煌。

此时的成之凡意识到，自己从宣布参加总统竞选这一刻起，已经意味着接过密特朗、德斯坦和希拉克等扔过来的“决斗”黑手套，只有面对挑战，没有退缩的余地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成之凡英姿勃发地挥“剑”在手，果敢地向对手出击了。

成之凡根据过去法国的国家体制，缜密地分析了自己与各竞选对手的实力对比，运用道家的阴阳学说，又有机地糅进儒家的“中庸之道”，发表了竞选总统实行“一元二位制”的主张，即“阴阳共治”。她认为统治国家的理想方式，应该是由一男一女两位总统共治。她提出的竞选口号是：“选我就是选和平”。她许诺，即使自己竞选成功，也不做惟一的总统，而是根据选票多少再任命一位男性总统实行共治；并且共治的两位总统轮流实行半日工作制，另外半天时间用于潜心研究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学习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外国语言，尤其是中国语言，以增长才智，拓展视野，使总统的思想不仅符合本国所需，而且也符合国际需要的水准。

成之凡这一具有中国道家学说的竞选“政见”，被法国颇具权威性的新闻媒介法新社在显要位置发表，立刻震动了法兰西，

尤其在华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次竞选总统，成之凡由于受到为竞选设置的诸如“竞选人必须征得法国 500 个议员或地方民选代表的联署签名的认可”等难以逾越的鸿沟的羁绊，仅仅进行到准候选人的阶段。

第一次竞选总统没有成功，成之凡会不会退缩？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妨追溯一下成之凡的过去。

成之凡只身一人由香港来到巴黎，要驻足，要生存，并且事业有成，面临着种种无法逃避的挑战。

来自语言和生活习惯的挑战姑且不提，单就文化信仰的差异而言，对成之凡就是一个严酷的折磨。

法兰西是个种族偏见很深的国家。其种族偏见固然有肤色不同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信仰的异殊。当成之凡以淑女的秀美和出众的才华赢得对东方文化有所接触的英俊潇洒的法国青年贝尔覃的钟爱，两个人准备结为百年之好时，却遭到双方家庭的坚决反对。成之凡父亲成舍我所以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出于怕她从此不能回到他身边，而贝尔覃父母的反对，却是基于他们认为成之凡是个不信仰天主的难以驯化的异教徒。成之凡为了显示她对爱情的纯真，毅然同意到天主教堂领洗，并且经历长达 6 个月的神父的教化，终于获得了爱的权力。在她和贝尔覃决定举行婚礼时，尽管“娘家没有送一根针，婆家没有给一团线”，他们依然结为连理。

成之凡自从到天主教堂领洗那天起，一直做了 10 年的天主教徒。可她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骨子里是个天主教的叛逆者。她通过研读圣经，发现天主教的教义有许多谬误，而且与中国的哲学大相径庭。比如圣经中讲，有钱的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要难。穷苦的人，倒可以进天堂。这样就助长了好吃懒做的社会风气，这不是愚民政策么？可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却讲

“大富凭天，小富凭勤”，告诫人们只有勤快才能过上好日子。又比如圣经中叙述，贞女马利亚，由于圣灵降临到她身上，没有结婚就怀了一个男胎，这个男胎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成年后宣传上帝福音的耶稣因为被犹太出卖，被总督彼拉多的家丁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三天又复活，并且多次在门徒中显现，告诉他的门徒去向万民宣传，他是上帝的儿子，谁只要相信上帝，谁死后就会得救。然而，中国的《道德经》却把死亡看成是“出生入死”、“有无相生”，生与死，有与无，是一种自然的轮化。这种哲理是符合自然界万物生生死死生生死的不断繁衍的规律的。善于进行中西文化类比的成之凡，觉得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而，她明确表示不再信奉天主教，转向专心研究中国的道家学说。置身于一个完全被上帝统治的国度里的成之凡，敢于向上帝宣战，则需要多么大的胆魄呀！

不仅如此，成之凡为了公然表明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巴黎欧洲音乐学院授课时，讲授的是具有深刻道家学说内涵的道家音乐。她的装束，是富于浓郁中国传统款式的服饰。而所有这一切，对于生活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成之凡，无不体现着她那不可征服的锐气。

第一次竞选法国总统 7 年后的 1988 年，成之凡再度宣布角逐法国总统。

这次竞选，她将第一次竞选提出的“一元二位制”的主张发展成为“三位一体制”。即由大选中左右两派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担任总统和副总统，再任命一位参加竞选的女副总统，三人实行“共治”，同时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竞选上的总统能够体现大多数选民意志的问题。她具体解释：在以往的总统竞选中，成功的总统的得票数往往是 50% 多，而位于第二的候选人的得票数又常常是 49% 以上。竞选成功的总统往往大言不惭地讲自己是全法国